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弘明集卷三五

詳校官中書臣沈 颺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助教臣胡子襄

騰錄監生臣苗序洙

欽定四庫全書

弘明集卷三

梁 釋僧祐 撰

與宗居士書

宋何承天

近得賢從中郎書說足下勤西方法事賢者志其大豈
以萬劫為奢但恨短生無以測冥靈耳治城慧琳道人
作白黑論乃為衆僧所排擯賴蒙值明主善救得免波
羅夷耳既作比丘乃不應明此白徒亦何為不言足下

試尋二家誰為長者吾甚昧然望有以佳悟何承天白

答何衡陽書

宗炳

所送琳道人白黑論辭清致美但吾闇於照理猶未遠
其意既云幽冥之理不盡於人事周孔疑而不辨釋氏
辨而不實然則人事之表幽闇之理為取廓然唯空為
猶有神明邪若廓然唯空眾聖莊老何故皆云有神若
有神明復何以斷其不實如佛言今相與共在常人之
域料度近事猶多差錯以陷患禍及博奕麤藝注意研

之或謂生更死謂死實生近事之中都未見有常得而
無喪者何以決斷天地之外億劫之表冥冥之中必謂
所辨不實邪若推據事不容得實則疑之可也今人形
至麤人神實妙以形從神豈得齊終心之所感崩城隕
霜白虹貫日太白入昴氣禁之醫心作水火冷煖輒應
況今以至明之智至精之志專誠妙徹感以受身更生
於七寶之土何爲不可實哉又云析毫空樹無傷垂蔭
之茂離材虛室無損輪奐之美貝錦以繁采發華和羹

以鹽梅致旨以塞本無之教又不然矣佛經所謂本無者非謂衆緣和合者皆空也垂蔭輪奐處物自可有耳故謂之有諦性本無矣故謂之無諦吾雖不悉佛理謂此唱居然甚矣自古千變萬化之有俄然皆已空矣當其盛有之時豈不常有也必空之實故俄而得以空邪亦如惠子所謂物方生方死日中方晚死晚之實恒預明於未生未中之前矣愚者不覩其理唯見其有故齊侯攝爽鳩之餘僞而泣戀其樂賢者心與理一故顏

子庶乎屢空有若無實若虛也自顏已下則各隨深淺而味其虛矣若又踰下縱不能自清於至言以傾愛競之感亦何常無髣髴於一毫豈當反以一火增寒而更令戀嗜好之欲乎乃云明無常增渴塵之情陳若偽篤競辰之慮其言過矣又以舟壑塘駟之論已盈耳於中國非理之奧故不舉爲教本謂剖析此理更由指掌之民夫舟壑潛謝佛經所謂見在不住矣誠能明之則物我常虛豈非理之奧邪蓋悟之者寡故不以為教本耳

支公所謂未與佛同也何爲以素聞於中國而蔑其至
言哉又以效神光無徑寸之明驗靈變無纖芥之實徒
稱無量之壽孰見期頤之叟諸若此類皆謂於事不符
夫神光靈變及無量之壽皆由誠信幽奇故將生乎佛
土親映光明其壽無量耳今沒於邪見慢誕靈化理固
天隔當何由覩其事之符乎夫心不貪欲為十善之本
故能俯絕地獄仰生天堂即亦服義蹈道理端心者矣
今內懷虔仰故禮拜悔罪達夫無常故情無所吝委妻

子而為施豈有邀於百倍復何得乃云不由恭肅之意
不乘無吝之情乎泥洹以無樂為樂法身以無身為身
若本不希擬亦可為增耽逸之慮肇好奇之心若誠餐
仰則耽逸稍除而獲利於無利矣又何關利競之俗乎
又云道在無欲而以有欲要之俯仰之間非利不動何
誣佛之深哉夫佛家大趣自以八苦皆由欲來明言十
二因緣使高妙之流朗神明於無生耳欲此道者可謂
有欲於無欲矣至於啓導羸近天堂地獄皆有影響之

實亦由于公以仁活招封嚴氏以好殺致誅畏誅而欲封者必舍殺而修仁矣厲妙行以希天堂謹五戒以遠地獄雖有欲於可欲實踐日損之清塗此亦西行而求郢何患其不至哉又嫌丹青眩媚采之目土木誇好壯之心成私樹之權結師黨之勢要厲精之譽肆陵競之志固黑螳之醜或可謂作法於涼其弊猶貪耳何得乃慢佛云作法於貪邪王莽竊六經以篡帝位秦皇因朝覲而構阿房寧可復罪先王之禮教哉又云宜廢顯晦

之跡存其所要之旨示來生者蔽虧於道釋不得已請
問其旨為欲何要必欲使修利遷善以遂其性矣夫聖
無常心就萬物以為心耳若身死神滅是物之真性但
當即其必滅之性與周孔并力致教使物無稟則遷善
之實豈不純乎何誑以不滅欺以佛理使燒祝髮膚絕
其脾合所遏苗裔數不可量為害若是以傷盡性之美
釋氏何為其不得已乎若不信之流亦不肯修利而遷
善矣夫信者則必者域健陀勒夷陀蜜竺法乘帛法祖

竺法護于法蘭竺法行於道邃闕公則佛圖澄尸梨蜜
郭文舉釋道安支道林遠和尚之倫矣神理風操似殊
不在琳比丘之後寧當妄有毀人理落簪於不實人之
化哉皆靈奇之寶引繇邈之心以成神通清真之業耳
足下籍其不信遠送此論且世之疑者咸亦妙之故自
力白答以塵露衆情夫世之然否佛法都是人興喪所
大何得相與共處以可否之間吾故罄其愚思制明佛
論以自獻所懷始成已令人書寫不及此信晚更遣信

可聞當付往也宗炳白

答宗居士書

釋均善難

何承天

何承天前送均善論并誥求雅旨來答周至及以為茲
理興喪宜明不可但處以可否之間吾雖不能一切依
附亦不甚執偏見但求夜光於巨海正自未得耳以為
佛經者善九流之別家雜以道墨慈悲愛施與中國不
異大人君子仁為己任心無憶念且以形像彩飾將諧
常人耳目其為糜損尚微其所弘益或著是以兼而存

之至于好事者遂以爲超孔越老唯此爲貴斯未能求
立言之本而眩惑於末說者也知其言者當俟忘言之
人若唯取信天堂地獄之應因緣不滅之驗抑情菲食
盡勤禮拜庶幾廕羅帳之蓋升彌鐙之座淳于生所以
大謊也論云衆聖老莊皆云有神明復何以斷其不如
佛言答曰明有禮樂幽有鬼神聖王所以爲教初不昧
其有也若果有來生報應周孔寧當緘默而無片言邪
若夫嬰兒之臨坑凡人爲之駭怛聖者豈獨不仁哉又

云人形至麤人神實妙以形從神豈得齊終答曰形神相資古人譬以薪火薪弊火微薪盡火滅雖有其妙豈能獨傳又云心之所感崩城隕霜白虹貫日太白入昴氣禁之醫冷煖輒應專誠妙感以受身更生七寶之土何爲不可哉答曰崩城隕霜貫日入昴不明來生之譬非今論所宜引也又見水火之禁冀其能生七寶之鄉猶觀大冶銷金冀其能自陶鑄終不能亦可知也又曰有諦無諦此唱居然甚安自古千變萬化有俄然皆已

空矣當其盛有之時豈不常有必空之實愚者不知其
理唯見其有答曰如論云當其盛有之時已有必空之
實然則即物常空空物為一矣今空有未殊而賢愚異
稱何哉昔之所謂道者於形為無形於事為無事恬漠
沖粹養智怡神豈獨愛欲未除宿緣是畏唯見其有豈
復是過以此嗤齊侯猶五十步笑百步耳又云舟壑潛
謝佛經所謂見在不住誠能明之則物我常虛答曰潛
謝不住豈非自生入死自有入無之謂乎故其言曰有

駭形而無損心有旦宅而無憤死賈生亦云化爲異物
又何足患此達乎死生之變者也而區區去就在生慮
死心繫無量志生天堂吾黨之常虛異於是焉又云神
光靈變及無量之壽皆由誠信幽奇故映其明今沒於
邪見理固天隔答曰今亦不從慢化者求其光明但求
之於誠信者耳尋釋迦之教以善權救物若果應驗若
斯何爲不見其靈變以曉邪見之徒豈獨不愛數十百
萬之說而吝俄頃神光徒爲化聲之辯竟無明於真智

終年疲疲而不知所歸豈不哀哉又云內懷虔仰故禮
拜悔罪達夫無常故情無所吝委妻子而爲施豈有邀
於百倍答曰繁巧以興事未若除貪欲而息競遵戒以
洗悔未若剪榮冀以全朴況乃誘所尚以祈利忘天屬
以要譽謂之無邀吾不信也又云泥洹以無樂爲樂法
身以無身爲身若誠能餐仰則耽逸稍除獲利於無利
矣答曰泥洹以離苦爲樂法身以接苦爲身所以使餐
仰之徒不能自絕耳果歸於無利勤者何獲而云獲於

無利邪此乃形神俱盡之證恐非雅論所應明言也又云欲此道者可謂有欲於無欲矣至若啓導麤近者有影響之實亦猶于公以仁活致封嚴氏以好殺致誅厲妙行以希天堂謹五戒以遠地獄雖有欲於可欲實踐日損之塗此亦西行而求郢何患其不至答曰謂麤近爲啓導比報應於影響不亦善乎但影響所因必稱形聲尋常之形安得八萬由旬之影乎所滯若有欲於無欲猶是常滯於所欲夫耳目殊司工藝異業末技所存

慮信不並是以金石克諧泰山不能呈其高鴻鵠方集
冥秋不能傳其旨而欲以有欲成無欲希望就日損雖
云西行去郢茲遠如之何又云若身死神滅是物之真
性但當與周孔并力致教何爲誑以不滅欺以佛理使
燒祝髮膚絕其脾合以傷盡性之美答曰華戎自有不
同何者中國之人稟氣清和合仁抱義故周孔明性習
之教外國之徒受性剛強貪欲忿戾故釋氏嚴五戒之
科來論所謂聖無常心就物之性者也懲暴之戒莫若

乎地獄誘善之勸莫美乎天堂將盡殘害之根非中庸
之謂周孔則不然順其天性去其甚泰姪盜著於五刑
酒辜明於周誥春田不圍澤見生不忍死五犯三驅釣
而不網是以仁愛普洽澤及豚魚嘉禮有常俎老者得
食肉春耕秋收蠶織以時三靈格思百神咸秩方彼之
所爲者豈不弘哉又甄供灌之賞嚴疑法之罰述蒲宰
之問爲勸化之本演焄蒿之答明來生之驗粒服盱衡
而矜斯說者其處心亦悍矣論又稱耆阇尸梨之屬神

理風操不在琳比丘後足下既明常人不能料度近事
今何以了其勝否於百年之前數千里之外邪若琳比
丘者僧貌而天虛似夫深識真偽殊不肯忌經護師崇
飾巧說吾以是敬之孫興公論云竺法護之淵達于法
蘭之純博足下欲比中土何士也及楚英之修仁寺笮
融之調行饒寧復有清真風操乎昔在東邑有道含沙
門自吳中來深見勸譬甚有懇誠因畱三宿相爲說練
形澄神之緣罪福起滅之驗皆有條貫吾拱聽謹言申

旦忘寢退以爲士所以立身揚名著信行道者實賴周
孔之教子路稱聞之而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吾所行者
多矣何遽捨此而務彼又尋稱情立文之制知來生之
爲奢究終身不已之哀悟受形之難再稱聖人我師周
公豈欺我哉緣足下情篤故具陳始末想耆舊大智誨
人不倦於此未默耳前已遣取明佛論遲尋至冀或朗
然於心何承天白

答何衡陽書

宗炳

敬覽來論抑裁佛化畢志儒業意義檢著才筆辨覈善
可以警策世情實中區之美談也觀足下意非謂制佛
法者非聖也但其法權而無實耳未審竟何以了其無
實今相與斷見事大計失得畧半也靈化超於玄極之
表其故糾結於幽冥之中曾無神人指掌相語徒信史
之闕文於焚燒之後便欲以廢頓神化相助寒心也夫
聖人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物有不得其所若已納之於
隍今誑以不滅欺以成佛使髡首赭衣焚身然指不復

用天分以養父母夫婦父子之道從佛法已來沙河以西三十六國未暨中華絕此緒者億兆人矣東夷西羌或可聖賢及由金日磾得來之類將生而不得生者多矣若使佛法無實納隍之酷豈可勝言及經之權爲合何道而云欲以矯誑過正以治外國剛強忿戾之民乎夫忿戾之類約法三章交賞見罰尚不信懼寧當復以卽色本無泥洹法身十二因緣微塵劫數之言以治之乎稟此訓者皆足下所謂稟氣清和懷仁抱義之徒也

資清和以疎微言厲義性以習妙行故遂能澄照觀法
法照俱空而至於道皆佛經所載而足下所信矣至若
近世通神令德若孫興公所讚八賢支道林所頌五哲
皆時所共高故二子得以綴筆復何得謂其妄語乎孫
稱竺法護之淵達于法蘭之淳博吾不關雅俗不知當
比何士然法蘭弟子道邃未逮其師孫論之時以對勝
流云謂庾文秉也是護蘭二公當又出之吾都不識琳
比丘又不悉世論若足下謂與文秉等者自可不後道

遽猶當後護蘭也前評未爲失言誠能僧貌天虛深識
真僞何必非天帝釋化作故激厲以成佛邪白黑論未
可以爲誠實也來告所疑若實有來生報應周孔何故
默無片言此固偏見之恒疑也真宜所共明夫聖神玄
發感而後應非先物而唱者也當商周之季民墜塗炭
殺逆橫流舉世情而感聖者亂也故六經之應治而已
矣是以無佛言焉劉向稱禹貢九州蓋述山海所記申
毒之民俛人而愛人郭璞謂之天竺浮屠所興雖此之

所夷然萬土星陳於太虛竟知孰爲華哉推其俚愛之感故浮屠之化應焉彼之麤者雜有亂虐君臣治此之精者隨時抱道情佛事亦存雖可有稟法性於伊洛滄真際於洙泗苟史佚以非治道而不書卜商以皆儒術而弗編縱復或存於複壁之外典復爲秦王所燒周孔之無言未必審也夫玄虛之道靈仙之事世典未嘗無之而夫子道言遠見莊周之篇瑤池之宴乃從汲冢中出然則治之五經未可以塞天表之奇化也難又曰若

即物常空空物爲一空有未殊何得賢愚異稱夫佛經所稱即色爲空無復異者非謂無有有而空耳有也則賢愚異稱空也則萬異俱空夫色不自色雖色而空緣合而有本自無有皆如幻之所作夢之所見雖有非有將來未至過去已滅見在不住又無定有凡此數義皆玄聖致極之理以言斥之誠難朗然由此觀物我亦實覺其昭然所以曠焉增洗汰之清也足下當何能安之又云形神相資古人譬之薪火薪弊火微薪盡火滅雖

有其妙豈能獨存夫火者薪之所生神非形之所作意
有精麤感而得形隨之精神極則超形獨存無形而神
存法身常住之謂也是以始自凡夫終則如來雖一生
尚麤苟有識向萬劫不沒必習以清升螟蛉有子螺贏
負之况在神明理廕寶積之蓋升鐙王之座何爲無期
又疑釋迦以盡權救物豈獨不愛數十百萬之說而吝
俄頃神光不以曉邪見之徒夫雖云善權感應顯昧各
依罪福昔佛爲衆說又放光明皆素積妙誠故得神遊

若時言成已著之筌故慢者可覩光明發由觀照邪見
無緣瞻灑今覩經而不悛其慢光灑夫復何益若誠信
之賢獨朗神照足下復何由知之而言者會復謂是妄
說耳恆星不見夜明也考其年月即佛生放光之夜也
管幼安風夜泛海同侶皆沒安於閤中見光投光赴島
闔門獨濟夫佛無適莫唯善是應而致應若王祥郭巨
之類不可稱說即亦見光之符也豈足下未見便無佛
哉又陳周孔之盛唯方佛爲弘然此國治世君王之盛

耳但精神無滅冥運而已一生瞬息之中八苦備有雖
尅儒業以整俄頃而未幾已滅三監之難父子相疑兄
弟相戮七十二子雖復升堂入室年五十者曾無數人
顏夭冉疾由醢子族賜滅其鬚匡陳之苦豈可勝言忍
饑弘道諸國亂流竟何所救以佛法觀之唯見其哀豈
非世物宿緣所萃邪若所被之實理於斯猶未爲深弘
若使外率禮樂內修無生澄神於沈澶之境以億劫爲
當年豈不誠弘哉事不傳後理未可知幸勿據麤跡而

云周孔則不然也人皆謂佛妄語山海經說死而更生者甚衆崑崙之山廣都之野軒轅之丘不死之國氣不寒暑鳳卵是食甘露是飲醴玕琪之樹軟朱泉人皆數千歲不死及化爲黃能入于羽淵申生伯有之類丘明所說亦不少矣皆可推此之麤以信彼之精者也承音有道聞佛法而斂衽者必不啻作蒲城之死士可知矣當由所聞者未高故邪足下所聞者高於今猶可豹變也人是精神物但使歸信靈極粗稟教誠縱復微薄亦

足爲感感則彌升豈非脫或不滅之良計邪昔不滅之
實事如佛言而神背心毀自逆幽司安知今生之苦毒
者非往生之故爾邪輕以獨見傲尊神之訓恐或自貽
伊阻也佛經說釋迦文昔爲小乘比丘而毀大乘猶爲
此備苦地獄經歷劫數況都不信者邪復何以斷此經
必虛乎足下所詰前書中語爲因琳道人章句耳其意
既已粗達不能復一二辯答所製明佛論已事事有通
今付往足下力爲善尋具告中否老將死以此續其書

耳此書至便倚索答殊不密恐宗炳白

答宗居士書

何承天

重告并省大論置陣如項籍既足下以賤漢祖况弱士
乎證譬堅明文詞淵富誠欲廣其利澤施及凡民深知
君子之用心也足下方欲影響以神其教故宜緘默成
人之美但當謂外國之事或非中華所務是以有前言
耳果今中外宜同余則陋矣敢謝不敏雖然猶有所懷
夫明天地性者不致惑於迂怪識盛衰之運者不役心

於理表儻令雅論不因善權篤誨皆由情發豈非通人之蔽哉未緣言對聊以代面何承天白

喻道論

晉孫綽

或有疑至道者喻之曰夫六合遐邈庶類殷充千變萬化渾然無端是以有方之識各期所見鱗介之物不達臯壤之事毛羽之族不識流浪之勢自得於窞井者則怪遊溟之量翻翥於數仞者則疑沖天之力纏束世教之內肆觀周孔之跡謂至德窮於堯舜微言盡乎老易

焉復覩夫方外之妙趣寰中之玄照乎悲夫章甫之委
裸俗韶夏之棄鄙俚至真絕於漫習大道廢於曲士也
若窮迷而不遷者非辭喻之所感試明其旨庶乎有悟
於其聞者焉

夫佛也者體道者也道也者導物者也應感順通無爲
而無不爲者也無爲故虛寂自然無不爲故神化萬物
萬物之求卑高不同故訓致之術或精或麤悟上識則
舉其宗本不順者復殃放酒者羅刑姪爲大罰盜者抵

罪三辟五刑犯則無赦此王者之常制宰牧之所司也
若聖王御世百司明達則向之罪人必見窮測無逃形
之地矣使姦惡者不得容其私則國無違民而賢善之
流必見旌叙矣且君明臣公世清理治猶能令善惡得
所曲直不濫况神明所莅無遠近幽深聰明正直罰惡
祐善者哉故毫釐之功錙銖之釁報應之期不可得而
差矣歷觀古今禍福之證皆有由緣載籍昭然豈可掩
哉何者陰謀之門子孫不昌三世之將道家明忌斯非

兵凶戰危積殺之所致邪若夫魏顆從治而致結草之
報子都守信而受駄驥之錫齊襄委罪故有墜車之禍
晉惠棄禮故有弊韓之困斯皆死者報生之驗也至於
宣孟愍翳桑之饑漂母哀淮陰之憊並以一餐拯其懸
餒而趙蒙倒戈之祐母荷千金之賞斯一獲萬報不踰
世故立德闇昧之中而慶彰萬物之上陰行陽曜自然
之勢譬猶灑粒於土壤而納百倍之收地穀無情於人
而自然之利至也

或難曰報應之事誠皆有徵則周孔之教何不去殺而少正卯刑二叔伏誅邪答曰客可謂達教聲而不體教情者也謂聖人有殺心乎曰無也答曰子誠知其無心於殺殺固百姓之心耳夫時移世異物有薄淳結繩之前陶然太和暨於唐虞禮法始興爰逮三代刑網滋彰刀斧雖嚴而猶不懲至于君臣相滅父子相害吞噬之甚過於豺虎聖人知人情之固於殺不可一朝而息故漸抑以求厥中猶蝮蛇螫足斬之以全身癰疽附體決

之以救命亡一以存十亦輕重之所權故刑依秋冬所以順時殺春蒐夏苗所以簡胎乳三驅之禮禽來則韜弓聞聲覩生肉至則不食釣而不網弋不射宿其於昆虫每加隱惻至於議獄緩死眚災肆赦刑疑從輕寧失有罪流涕投鉞哀矜勿喜生育之恩篤矣仁愛之道盡矣所謂爲而不恃長而不宰德被而功不在我日用而萬物不知舉茲以求足以悟其歸矣

或難曰周孔適時而教佛欲頓去之將何以懲暴止姦

統理羣生者哉答曰不然周孔即佛佛即周孔蓋外內
名之耳故在皇爲皇在王爲王佛者梵語晉訓覺也覺
之寫義悟物之謂猶孟軻以聖人爲先覺其旨一也應
世軌物蓋亦隨時周孔救極弊佛教明其本耳共爲首
尾其致不殊即如外聖有深淺之跡堯舜世夷故二后
高讓湯武時難故兩君揮戈淵默之與赫斯其跡則胡
越然其所以跡者何嘗有際哉故逆尋者每見其二順
通者無往不一

或難曰周孔之教以孝爲首孝德之至百行之本本立道生通于神明故子之事親生則致其養沒則奉其祀三十之責莫大無後體之父母不敢夷毀是以樂正傷足終身含愧也而沙門之道委離所生棄親即疏刈剔鬚髮殘其天貌生廢色養終絕血食骨肉之親等之行路背理傷情莫此之甚而云弘道敦仁廣濟羣生斯何異斬刈根本而修枝幹而言不殞碩茂未之聞見皮之不存毛將安附此大乖於世教子將何以祛之答曰此

誠窮俗之所甚感倒見之爲大謬誥嗟而不能默已者也夫父子一體惟命同之故母嚙其指兒心懸駭者同氣之感也其同無間矣故唯得其歡心孝之盡也父隆則子貴子貴則父尊故孝之爲貴貴能立身行道永光厥親若匍匐懷袖日御三牲而不能令萬物尊已舉世我賴以之養親其榮近矣夫緣督以爲經守柔以爲常形名兩絕親我交忘養親之道也既已明其宗且復爲客言其次者夫忠孝名不並立顏叔違君書稱純孝石

碣戮子武節乃全傳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策名委質
貳乃辟也然則結纓公朝者子道廢矣何則見危授命
誓不顧親皆名注史筆事標教首記注者豈復以不孝
爲罪故諺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明其雖小違於此
而大順於彼矣且繇放遐裔而禹不告退若令委堯命
以尋父屈至公於私慙斯一介之小善非大者遠者矣
周之泰伯遠棄骨肉託跡殊域祝髮文身存亡不反而
論稱至德書著大賢誠以其忽南面之尊保沖虛之貴

三讓之功遠而毀傷之過微也故能大革夷俗流風垂
訓夷齊同餓首陽之上不恤孤竹之胤仲尼目之爲仁
賢評當者寧復可言悖德乎梁之高行毀容守節宋之
伯姬順理忘生並名冠烈婦德範諸姬秉二婦之倫免
愚悖之譏耳率此以談在乎所守之輕重可知也昔佛
爲太子棄國學道欲全形以遁恐不免維繫故釋其鬚
髮變其章服既外示不及內修簡易於是捨華殿而即
曠林解龍袞以衣鹿裘遂垂條爲宇藉草爲茵去櫛梳

之勞息湯沐之煩頓馳驚之響塞欲動之門目過玄黃
耳絕淫聲口忘甘苦意放休戚心去於累胃中抱一載
平營鬼內思安般一數二隨三止四觀五還六淨遊志
三四出入十二門禪定拱默山停淵淡神若寒灰形猶
枯木端坐六年道成號佛三達六通正覺無上雅身丈
六金色焜耀光過日月聲協八風相三十二好姿八十
形偉羣有神足無方於是遊步三界之表志化無窮之
境迴天舞地飛山結流存亡倏忽神變繇觀意之所指

無往不通大範羣邪遷之正路衆魔小道靡不遵服于
斯時也天清地潤品物咸亨蠢蠕之生浸毓靈液枯槁
之類改瘁爲榮還照本國廣敷法音父王感悟亦升道
場以此榮親何孝如之於是後進篤志之士被服弘訓
思齊高軌皆由父老不異所尚承歡心而後動耳若有
昆弟之列者則服養不廢既得弘修大業而恩紀不替
且令逝沒者得福報以生天不復顧歆於世祀斯豈非
兼善大通之道乎夫東鄰宰牛西鄰禴祀殷美黍稷周

尚明德興喪之期於茲著矣佛有十二部經其四部專以勸孝爲事慤懃之旨可謂至矣而俗人不詳其源流未涉其場肆便替言妄說輒生攻難以螢燭之見疑三光之盛芸隙之滴怪淵海之量以誣罔爲辨以果敢爲名可謂狎大人而侮天命者也

弘明集卷三

音釋

弘第三

窞

徒敢切
坎底也

翥

章恕切
飛舉貌

僊

蒲拜切
疲也

螫

施隻切
行毒也

剗

五九切
刺

也

匍匐

匍薄胡切
匐盡力行也

碛

七各切
人名

鯀

古本切
禹父名

驚

過

切馳

毓

余六切
養也

禴

以灼切
祭也

眩

黃絹切
惑也

焄

許云切
香氣也

袞

黃

切盛

讜

多朗切
直言也

覈

下革切
考也

紕

居黜切
紕也

赭

章也切
赤色也

礪

都

切日

碑

軟

所洽切
歎也

能

奴來切
屬獸也

能

欽定四庫全書

弘明集卷四

梁 釋僧祐 撰

達性論

何承天

夫兩儀既位帝王參之宇中莫尊焉天以陰陽分地以
剛柔用人以仁義立人非天地不生天地非人不靈三
才同體相須而成者也故能稟氣清和神明特達情綜
古今智周萬物妙思窮幽蹟制作倖造化歸仁與能是

為君長撫養黎元助天宣德日月淑清四靈來格祥風
協律玉燭揚輝九穀芻豢陸產水育酸醎百品備其膳
羞棟宇舟車銷金合土絲紵玄黃供其器服文以禮度
娛以八音庇物殖生罔不備設夫民用儉則易足易足
則力有餘力有餘則志情泰樂治之心於是生焉事簡
則不擾不擾則神明靈神明靈則謀慮審濟治之務於
是成焉故天地以儉素訓民乾坤以易簡示人所以訓
示懇懇若此之篤也安得與夫飛沈蠃蠕並為衆生哉

若夫衆生者取之有時用之有道行火俟風暴收漁猴
豺獾所以順天時也大夫不麝卵庶人不數罟行葦作
歌霄魚垂化所以愛人用也庖厨不過五犯是翼殷后
改祝孔鈞不綱所以明仁道也至於生必有死形斃神
散猶春榮秋落四時代換奚有於更受形哉詩云愷悌
君子求福不回言弘道之在己也三后在天言精靈之
升遐也若乃內懷嗜欲外憚權教慮深方生施而望報
在昔先師未之或言余固不敏罔知請事焉矣

釋達性論

宋顏延之

前得所論深見弘慮崇致人道黜遠生類物有明微事
不愆義維情輔教足使異門掃軌況在斯同豈忘所附
徒恐琴瑟專一更失闡諧故畧廣數條取盡後報足下
云同體二儀共成三才者是必合德之稱非遭人之目
然總庶類同號衆生亦含識之名豈上哲之謚然則議
三才者無取於氓隸言衆生者亦何濫於聖智雖情在
序別自不患亂倫若能兩籍方教俱舉達義節彼離文

採此共實則可便倍害自和析符復合何詎快快執呂
以毀律且大德曰生有萬之所同同於所方萬豈得生
之可異不異之生宜其為衆但衆品之中愚慧羣差人
則役物以為養物則見役以養人雖始或因順終至裁
殘庶端萌起情嗜不禁生害繁慘天理鬱滅皇聖哀其
若此而不能頓奪所滯故設候物之教謹順時之經將
以開仁育識反漸息泰耳與道為心者或不劑此而止
又知大制生死同之榮落類諸區有誠亦宜然然神理

存沒儻異於枯荻變謝就同草木便當煙盡而復云三
后升遐精靈在天若精靈必在果異於草木則受形之
論無乃更資來說將由三后粹善報在生天邪欲毀後
生反立升遐當毀更立固知非力所除若徒有精靈尚
無體狀未知在天當何憑以立吾怯於庭斷故務求依
倣而進退思索未獲所安凡氣數之內無不感對施報
之道必然之符言其必符何猜有望故遺惠者無要在
功者有期期存未善去惠乃至人有賢否則意有公私

不可見物或期報因謂樹德皆要且經世恒談貴施者
勿憶士子服義猶惠而弗有況在聞道要更不得虛心
而動必懷嗜事盡憚權邪曾不能引之上濟每驅之下
淪雖深誚校責亦已厚言不代足下嬰城素堅難為飛
書而吾自居憂患情理無託近辱褒告欲其布意裁往
釋慮不或值顏延之白

荅顏光祿

何承天

敬覽芳訊研復淵旨區別三才步驗精粹宣演道心褒

賞施士貫綜幽明推誠及物行之於已則美教之於教
則弘殆無所聞退尋嘉誨之來將欲令參觀斗極復迷
反逕思或昧然未全曉洽故復重伸本懷足下所謂共
成三才者是必合德之稱上哲之人亦何為其然夫立
人之道取諸仁義惻隱為仁者之表恥惡為義心之端
牛山之木剪性於鑿斧恬漠之想汨慮於利害誠宜滋其
萌蘖援其善心遂乃存而不算得無過與又云議三才
者無取於氓隸言衆生者亦何濫於聖智既已聞命猶

未知二塗當以何為判將伊顏下麗寧喬札上附企望不
倦以祛未了必令兩籍俱舉宮和符合豈不盡善又曰
大德曰生有萬之所同同於所方萬豈得生之可異非
謂不然人生雖均被大德不可謂之衆生譬聖人雖同
稟五常不可謂之衆人奚取於不異之生必宜為衆哉
來告云人則役物以為養物則見役以養人大判如此
便是顧同鄙議至於情嗜不禁害生慘物所謂甚者泰
者聖人固已去之又云以道為心者或不劑此而止請

問不止者將自己不殺邪令受教咸同邪若自己不殺
取足市鄜故是遠庖厨意必欲推之於編戶吾見雅論
之不可立矣又云若同草木便當煙盡精靈在天將何
憑以立夫神魄惚恍遊魂為變發揚悽愴亦于何不之
仲由屈於知死賜也失於所問不更受形前論之所明
言所憑之方請附夫子之對及施報之道必然之符當
謂于氏高門侯積善之慶博陽不伐膺公侯之祚何關
於後身乎又云經世恒談施者勿憶士子服義惠而弗

有誠哉斯言微恨設報以要惠說徒之所先悅報而為
惠舉世之常務疑經受累劫之罪勤施獲積倍之報不
似吾黨之為道者是以快快耳知欲引之上濟亦甚所
不惜但丈夫處實者頗陋前識之華故不為也若乃施
非周急惠存功譽揆諸高明亦有恥乎此吾率其恒心
久而不化內慚璩子未暇有所謂也何承天白

重釋何衡陽

顏延之

薄從歲事躬斂山田田家節隙野老為儔言止穀稼務

盡耕牧談年計耦無間達義重獲微辨得用昭慰啟告
精至愈慚固結今復妄書徃懷以翰未述夫藉意探理
不若析之聖文三才之論故當本諸三畫三畫既陳中
稱君德所以神致太上崇一元首故前謂自非體合天
地無以元應斯弘知研其清慮未肯存同猶以兼容罔
棄廣載不遺篤物之志誠為優瞻恐理位維越疑陽遂
衆若惻隱所發窮博愛之量恥惡所加盡祐直之正則
上仁上義吾無間然但情之者寡利之者衆預有其分

而未臻其極者不得以配擬二儀耳今方便極者為師
不極者為資扶其敬讓去其伎爭令鑿斧鑄刃利害寢
端驅百代之民出信厚之塗則何萌不滋何善不援而
誣以不算未值其意三才等列不得取偏才之器衆生
為號不可濫無生之人故此去氓隸彼甄聖智兩籍俱
舉旨在於斯若喬札未能道一皇王豈獲上附伊顏猶
共賴氣化宜乎下麗二塗之判易於贖指又知以人生
雖均被大德不可謂之衆生譬聖人雖同稟五常不可

謂之衆人夫不可謂之衆人以茂人者神明也今已均被同衆復何諱衆同故當殊其特靈不應異其得生徒忌衆名未虧衆實得無似蜀梁逃畏卒不能避所謂役物為養見役養人者欲言愚慧相傾懣算相制事由智出作非出天理是以始矜萌起終哀鬱滅豈與足下芻豢百品共其指歸凡動而益流下民之性化而裁之上聖之功謹為垣防猶患踰盜況乃罔不備設以充侈志方開所泰何議去甚故知慘物之談不得與薄夫同憂

樂殺意偏好生情博所云與道為心者博乎生情將使
排虛率遂踞實莫反利澤通天而不為惠庸適恩止靡
卯事法豺獮邪推此徃也非唯自己不復委咎市廛乎
庖厨且市庖之外非無御養神農所書中散所述公理
美其事仲彥精其業是亦古有其傳今聞其人何必以
剗剗為稟和之性爛淪為翼善之具哉若以編戶難齊
憂鄙論未立是見二叔不咸慮周德先亡儻能伸以遠
圖要之長世則日計可滿歲功可期精靈草木果已區

別遊魂之荅亦精靈之說若雖有無形天下寧有無形
之有顧此惟疑宜見正定仲尼不荅有無未辨足下既
辨其有豈得同不辨之荅雖子嗜學懼未獲所附或是
曉晦塗隔隱著事懸遂令明月廢照世智限心知謂必
符之言體之極於罔講求反意如非相盡或世人守璞
受讓玉市將譚胥牽俗還說國情苟未照盡請復具伸
近釋報施首稱氣數者以為物無妄然各以類感感類
之中人心為大心術之動諫歷所不能得及其積致于

可勝原而當斷取世見據為高證莊周云莽鹵滅裂報亦如之孫卿曰報應之勢各以類至後身著戒可不敬與慈護之人深見此數故正言其本非邀其末長美遏惡反民大順濟有生之類入無死之地令慶周兆物尊冠百神安宜祚極子胤福限卿相而已常善以救善亦從之勢猶影表不慮自來何言乎要惠悅報疑罪勤施似由近驗吝情遠猜德教故方罰矜功而濫咎忘賢遺存異義公私殊意已備前白若不重云想處實陋華者復

見其居厚去薄耳若施非周急惠而期譽乃如之人誠道之蠹惟子之恥丘亦恥之

重荅顏光祿

何承天

吾少信管見老而彌篤既言之難云將湮腐方寸故願憑流颺以託鱗融厚故意垂懷惠以重釋稽證周明華辭博瞻夫良玉時玷賤夫指其瑕望舒抱魄野人睨其缺豈伊好辯未獲云已復進請益之問庶以研盡所滯來告云三才之論故當本諸三畫三畫既陳中稱君德

所以神致太上崇一元首若如論旨以三畫為三才則
初擬地爻三議天位然而遯世無悶非厚載之目君子
乾乾非蒼蒼之稱果兩儀罔託亦何取於立人但爻在
中和宜應蓄德耳又云惻隱窮博愛之量恥惡盡祐直
之方則為上仁上義便是計體仁義者為三才尋又云
喬札未獲上附伊顏宜其下麗則黃裳之人其猶弗及
雖贖之旨高下無准故惑者未悟也夫陰陽陶氣剛柔
賦性圓首方足容貌匪殊惻隱恥惡愆愆皆是但參體

二儀必舉仁義為端取知欲限以名器慎其所假遂令
惠人潔士比性於毛羣庶幾之賢同氣於介族立象之
意豈其然哉又云已均被同衆復何諱衆同故當殊其
特靈不應異其得生夫特靈之神既異於衆得生之理
何嘗暫同生本於理而理異焉同衆之生名將安附若
執此生名必使從衆則混成之物亦將在例邪又云
謹為垣防猶患踰盜況乃固不設備以充侈志方開所
泰何議去甚足下始云皇聖設候物之教謹順時之經

將以反漸息泰今復以方開所泰為難未詳此將難鄙
議將譏聖人也又云市庖之外豈無御養神農所書中
散所述何必以刳刳為稟和燭淪為翼善夫裡瘞繭粟
宗社三牲脬腳豆俎以供賓客七十之老俟肉而飽豈
得唯陳列草石取備上藥而已吾所憂不立者非謂洪
論難持退嫌此事不可頓去於世耳又云天下寧有無
形之有顧此惟疑宜見正定尋來旨似不嫌有鬼當謂
鬼宜有質得無惑天竺之書說鬼別為生類故邪昔人

以鬼神為教乃列於典經布在方策鄭喬吳札亦以為然是以雲和六變實降天神龍門九成人鬼咸格足下雅秉周禮近忽此義方詰無形之有為支離之辯乎又云後身著戒可不敬與慈護之人深見此數未詳所謂慈護者誰氏之子若據外書報應之說皆吾所謂權教者耳凡講求至理曾不折以聖言多採譎怪以相扶翼得無似以水濟水邪又云物無妄然必以類感常善以救善亦從之勢猶影表不慮自來斯言果然則類感之

物輕重必侷影表之勢脩短有度致飾土木不發慈愍之心順時蒐狩未根慘虐之性天宮華樂焉賞而上升地獄幽苦奚罰而淪陷唱言窮軒輊立法無衡石一至於此且阿保傳愛慎及溷腴良庖提刀情怵介族彼聖人者明並日月化闢三統若令報應必符亦何妨於教而緘扁義唐之紀埋閉周孔之世肇結網罟興累億之罪仍制牲牢開長夜之罰遺彼天厨甘此芻豢曾無拯溺之仁橫成納隍之酷其為不然宜簡淵慮若謂窮神

之智猶有所不盡雖高情愛竒想亦未至於侮聖也足
下論仁義則云情之者少利之者多言施惠則許其遺
賢忘報在情既少孰能遺賢利之者多曷云忘報若能
推樂施之士以期欲仁之疇演忘報之意引向義之心
則義寔在斯求仁不遠至於濟有生之類入無死之地
慶周兆物尊冠百神斯旨宏誕非本論所及無乃秦師
將道行人言肆乎豈其相迫居吾語子聖人在上不與
百神爭長有始有卒焉得無死之地夫辯章幽明研精

庶物反初結繩終繁文教性以道率故絕親譽之名範
圓造化無傷博愛之量以畋以漁養兼賢鄙三品之獲
實充賓庖金石發華笙簧協節醉酒飽德介茲萬年處
者弘日新之業仕者敷先王之教誠著明君澤被萬物
龍章表觀鳴玉節趨斯亦堯孔之樂地也及其不遇考
槃阿澗以善其身殺雞為黍聊寄懷抱或負鼎割烹揚
隆名於長世或屠羊鼓刀陵高志於浮雲此又君子之
處心也何必陋積善之延祚希無驗於來世生背當年

之真懼徒疲役而靡歸繫風捕影非中庸之美慕夷眩
妖違通人之致蹲膜揖讓終不並立竊願吾子捨兼而
遵一也及蜀梁二叔甘人驛胥之譬非本義所繼故不
復具云

重釋何衡陽

顏延之

聖慮難原神應不測中散所云中人自竭莫得其端豈
其淺斥所可深抽徒以魏文大布見刊異世滕脩蝦鬚
取愧當時故於度外之事怯以意裁耳足下已審其虛

實方書之不朽獨鑒堅精難復疑問聊寫餘懷依荅條
釋事緯殃福義雜胡華雖存簡章自至煩文過此已往
余欲無言

荅曰若如論旨以三畫為三才則初擬地爻三議天位
然而遯世無悶非厚載之目君子乾乾非蒼蒼之稱果
兩儀罔託亦何取於立人但爻在中和宜應君德耳釋
曰聞之前學淳象始於三畫兼卦終於六爻三畫立本
三才之位六爻未變羣龍所經是以重卦之後則以出

處明之故遯世乾乾潛藏皆行聖人適時之義兼之道也若以初爻非地三位非天以為兩儀罔託立人無取未知足下前論三才同體何因而生若猶受之繫說不軼師訓何獨得之復卦喪之單象如義文之外更有三才此自春秋新意吾無識焉且遯世乾乾雖非覆載之名一體之中未失卑高之實豈得以變動之辭廢立本之義又知以爻在中和宜應君德若徒有中和之爻竟無中和之人則爻將何放若中和在德則不得人皆中

和體合之論固未可殊越

荅曰上仁上義便是許體仁義者為三才尋又云僞札未獲上附伊顏宜其下麗則黃裳之人其猶弗及雖賸之旨高下無准故惑者未悟釋曰所云上仁上義謂兼總仁義之極可以對饗天地者耳非謂少有恥愛便為三才前釋已具怪復是問四彼域中唯王是體知三此兩儀非聖不居易者同歸可無重惑案東魯階差僞札理不允備何由上附至位依西方準墨伊顏未獲法身

故當下麗生品來論挾姬議釋故兩解此意冀以取了
反致辭費聖作君師賢為臣資接暢神功影響大業行
藏可供默語亦同體分至此何負黃裳議者徒見不得
等位元首橫生誚恨而不知引之極地更非守節之情
指斷如斯何謂無準

荅曰夫陰陽陶氣剛柔賦性圓首方足容貌匪殊惻隱
恥惡悠悠皆是但參體二儀必舉仁義為端耳釋曰若
謂圓首方足必同恥惻隱之實容貌匪殊皆可參體二

儀躡距之徒亦當在三才之數邪若誠不得則不可見
橫目之同便與大人同列悠悠之倫品量難齊既云仁
者安仁智者利仁又云力行近仁畏罪強仁若一之正
位將真偽相冒莊周云天下之善人寡不善人多其分
若此何謂皆是

荅曰知欲限以名器慎其所假遂令惠人潔士比性於
毛羣庶幾之賢同氣於介族立象之意豈其然乎釋曰
名器有限良由資體不備雖欲假之疑陽謂何含靈為

人毛羣所不能同稟氣成生潔士有不得異象放其靈
非象其生一之而已無乃誣漫

荅曰已均被同衆云云特靈之神既異於衆得生之理
何嘗暫同生本於理而理異焉同衆之生名將安附若
執此生名必使從衆則混成之物亦將在例邪釋曰吾
前謂同於所方豈得生之可異足下荅云非謂不然又
曰奚取不異之生必宜為衆是則去吾為衆而取吾不
異豈有不異而非衆哉所以復云故當殊其特靈不應

異其得生耳。今答又謂得生之理何嘗慥同。生本於理而理異焉。請問得生之理。故是陰陽邪。吾不見其異。而足下謂未嘗慥同。若有異理。非復煦蒸邪。則陰陽之表更有受生塗趣。三世詎宜堅立。使混成之生與物同氣。豈混成之謂。若徒假生名。莫見生實。則非向言之匹。言生非生。即是有物不物。李叟此說。或更有其義。以無詰有。頗為未類。

答曰。謹為垣防云云。始云。皇聖設候物之教。謹順時之

經將以反漸息泰今復以方開所泰為難未詳此將難
鄙議為譏聖人也釋曰前觀本論自九穀以下至孔鈞
不綱始知高議謂凡有宰作皆出聖人躬為尸匠以率
先下民也孤鄙拙意自謂每所施為動必有因聖人從
為之節使不遷越此二懷之大斷彼我所不同吾將節
其奢流故有息泰之說足下方明備設未知於何去甚
而中荅又云所謂甚者聖人固已去之不了此意故近
復以所泰為問荅云未詳誰難或自忌前報

荅曰市庖之外云云夫禋瘞繭栗宗社三牲腍腳豆俎
以供賓客七十之老俟肉而飽豈得唯陳草石取備上
藥而已而憂不立者非謂洪論難持退嫌此事不可頓
去於世耳釋曰神農定生周人備教既唱粒食又言上
藥既用犧牢又稱蘋蘩祭膳之道故無定方前舉市庖
之外復有御養者捐奪刳淪之滯以明延性不一非謂
經世之事皆當取備草石然芻豢之功希至百齡芝朮
之懿亟聞千歲由是言之七十之老何必謝恩於肉食

但自封一域者捨此無術耳想不可頓去於世猶是前
釋所云不能頓奪所滯也始獲符同敢不歸美旣知不
可頓去或不謂道盡於此

荅曰天下寧有無形之有云云尋來旨似不嫌有鬼嘗
謂鬼宜有質得無惑天竺之書說鬼別為生類邪昔人
以鬼神為教乃列於典經布在方策鄭僑吳札亦以為
然是以雲和六變實降天神龍門九成人鬼咸格足下
雅秉周禮近忽此義方詰無形之有為支離之辯乎釋

曰非唯不嫌有鬼乃謂有必有形足下不無是同處有
復異是以比及質詰欲以求盡請捨天竺之說謹依中
土之經又置別為生類共議登遐精靈體狀有無固然
宜報定典策之中鬼神累方所不了者非其名號比獲
三論每來益衆萬鬼畢至竟未片荅雖啟告周博非解
企渴無形之有既不匠立徒謂支離以為通說若以覈
正為支離者將以浮漫為直達乎

荅曰後身著戒云云未詳所謂慈護者誰氏之子若據

外書報應之說皆吾所謂權教者耳凡講求至理曾不析之聖言多採譎怪以相扶翼得無似以水濟水乎釋曰慈護之主計亦久聞其人責以誰子將以文殊釋氏和謂報應之說皆是權教權道隱深非聖不盡雖子通識慮亦未見其極吾疲於推求而足下逸於獨了良有惡然若權教所言皆為欺妄則自然之中無復報應吾懦於擊決足下烈於專斷亦又懼焉神高聽卑庸可誣哉想云聖言者必姬孔之誥今之所談皆其信順之事

而謂曾不析之復是未經詳思來論立姬廢釋故吾引釋符姬荅不越問未覺多採由金日磧不生華壤何限九服之外不有窮理之人內外為判誠亦難乎若自信其度獨思耳目習識之表皆為譎怪則吾亦已矣

荅曰又云物無妄然必以類感云云斯言果然則類感之物輕重必侷影表之勢脩短有度致飾土木不發慈愍之心順時蒐狩未根慘虐之性天宮華樂焉賞而上升地獄幽苦奚罰而淪陷唱言窮軒輊立法無衡石一

至於此釋曰影表之說以徵感報來意疑不必佯嫌其無度即復除福應也福應非他氣數所生若滅福應即無氣數矣足下功存步驗而還伐所知想信道為心者必不至此若謂不慈於土木之飾有甚於順時之殺者無乃大負夫人之心黃屋玉璽非必堯舜之情崇居麗養豈是釋迦之意責天宮之賞求地獄之罰頗類昔人亞夫之詰英布之問有味乎其言此蓋衆息心之所詳吾可得而畧之

荅曰且阿保傳愛慎及溷腴良庖提刀情怵介族彼聖
人者明並日月化關三統若今報應必符亦何妨於教
而緘扃義唐之紀埋閉周孔之世肇結網罟興累億之
罪仍制牲牢開長夜之罰遺彼天厨甘此芻豢曾無拯
溺之仁橫成納隍之酷其為不然宜簡淵慮若謂窮神
之智猶有不盡雖高情愛竒想亦未至於侮聖釋曰知
謂報應之義緘義周之世以此推求為不符之證義唐
邈矣人莫之詳尚書所載不過數篇方言德刑之美遑

計禍福之源今帝典王策猶不書性命之事而微闕文以為古必無之斯亦師心之過也且信順殃慶咸列姬孔之籍謂之埋閉如小逕井但言有遠近教有淺深故使智者與此而奪彼邪夫生必有欲欲必有求欲歉則爭求給則恬爭則相害恬則相安網罟之設將蠲害以取安乎且畋漁牲牢其事不異足下前荅已知牲牢不可頓去於今世復謂畋漁不可獨棄於古未為通類矣好生惡死每下愈篤故宥其死者順其情奪其生者逆

其性至人尚矣何為犯順而居逆哉是知不能頓奪所
滯故因為之制耳聖靈雖茂無以窺蒙惛之心弱喪之
民何可勝論罪罰之來將物自取之事遠難致不由天
厨見遺物近易耽故常芻豢是甘拯溺出隍衆哲所共
但化物不同非道之異不盡之讓亦如過當子長愛奇
本不類此

荅曰足下論仁義則云情之者少利之者多言施惠則
詐其遺賢忘報在情既少孰能遺賢利之者多曷云忘

報若能推樂施之士以期欲仁之疇演忘報之意引向
義之心則義定在斯求仁不遠釋曰情仁義者寡利仁
義者衆聞之莊書非直孤說未獲詳校遽見彈責夫在
情既少利之者多不能遺賢曷云忘報實吾前後勤勤
以為不得配擬二儀者耳復非篤論所應據正若樂施
忘報即為體仁忘報而施便為合義可去欲字并除向
名在斯不遠誰不是慕

荅曰濟有生之類云云斯旨宏誕非本論所及無乃秦

師將遁行人言肆乎釋曰足下論挾姬釋吾亦荅兼戎
周足下以此抑彼謂福及高門吾伸彼釋此云慶周兆
之物足下據此所見謂祚止公侯吾信彼所聞云尊冠
百神本議是爭曷云不及夫論難之本以易奪為體失
之已外輒云宏誕求理之塗幾乎塞矣師遁言肆或不
在此

荅曰豈其相迫居吾語子聖人在上不與百神爭長有
始有卒焉得無死之地云云釋曰豈其相迫一何務德

居吾語子又何壯辭凡為物之長豈爭之所得非唯不
爭必將下之不可見尊冠百神便謂與百神爭長無乃
取之滕薛棄之體仁知謂物有始卒無不死之地求之
域內實如來趣前釋所謂勝類諸區有誠亦宜然者也
至如山經所圖仙傳所記事關世載已不可原況復道
絕恒情理隔常照必以於我不然皆當絕棄此又所不
得安

荅曰夫辨章幽明研精庶物云云釋曰逮省此章盛陳

列代文博體周頗善師法歌誦聖世足為繁聲討求道
義未是要說耳昔在幼壯微涉羣紀皇王之軌賢智之
迹側聞其畧敢辱其詳惠示之篤實勤執事

答曰何必陋積慶之延祚希無驗於來生蹲膜揖讓終不並
足竊願吾子捨兼而遵一云云釋曰不陋積慶已伸信順之
條貫希來生之脫驗亦具感報之說藻袞大裘同用一體蹲
膜揖讓何為不俱行一世理有可兼無謂宜捨

荅曰蜀梁二叔也人驛胥之譬非本論所經故不復具

云釋曰近此數條聊發戲端亦猶越人問布見採於前
談肆業及之無相多怪然二叔為問欲以却編戶之疑
沒而不荅誠有望焉足下連國雲從宏論風行吾幽生
孤說每獲竊議此之不侔事有固然實由通才所共者
埋歛忘其煩貪復息心

弘明集卷四

音釋

弘第四

蹟

鋤陌也

麇

麇為

獸子

斃

死也

芟

祭切

藜

古來切

鑿

武移

切鎌

藥

魚傑切

剗

剗傾

割也

瀾

以灼切

淪

內肉湯

中薄出

鹵

郎古切

颺

余亮切

風

遊

徒困切

曉

許堯切

脚

許良切

怵

辛聿切

軼

夷質切

躄

躄居略切

躄

躄並人之

名煦

香句切

烝也

欽定四庫全書

弘明集卷五

梁 釋僧祐 撰

更生論

宋羅含

善哉向生之言曰天者何萬物之總名人者何天中之
一物因此以談今萬物有數而天地無窮然則無窮之
變未始出於萬物萬物不更生則天地有終矣天地不
為有終則更生可知矣尋諸舊論亦云萬兆懸定羣生

代謝聖人作易已備其極窮神知化窮理盡性苟神可窮有形者不得無數是則人物有定數彼我有成分有不可滅而為無彼不得化而為我聚散隱顯環轉於無窮之塗賢愚壽夭還復其物自然貫次毫分不差與運泯復不識不知遐哉邈乎其道冥矣天地雖大渾而不亂萬物雖衆區已別矣各自其本祖宗有序本支百世不失其舊又神之與質自然之偶也偶有離合死生之變也質有聚散徃復之勢也人物變化各有其徃徃有

本分故復有常物散雖混淆聚不可亂其徃彌遠故其
復彌近又神質冥期符契自合世皆悲合之必離而莫
慰離之必合皆知聚之必散而莫識散之必聚未之思
也豈遠乎若者凡今生之生為即昔生生之故事即故
事於體無所厝其意與已冥終不自覺孰云覺之哉今
談者徒知向我非今而不知今我故昔我耳達觀者所
以齊死生亦云死生為寤寐誠哉是言

與羅君章書

宋孫盛

省更生論括囊變化窮尋聚散思理既佳又指味辭致亦快是好論也然吾意猶有同異以今萬物化為異形者不可勝數應理不失但隱顯有年載然今萬化猶應多少有還得形者無緣盡當須冥遠耳目不復聞逐然後乃復其本也吾謂形既紛散知亦如之紛錯混淆化為異物他物各失其舊非復昔日此有情者所以悲歎若然則足下未可孤以自慰也

荅孫安國書

宋羅含

獲書文畧旨辭理亦兼情雖欣清酬未喻乃懷區區不
已請尋前本本亦不謂物都不化但化者各自得其所
化類者亦不失其舊體孰主陶是載混載判言然之至
分而不可亂也如此豈徒一更而已哉將與無窮而長
更矣終而復始其數歷然未能知今安能知更蓋積悲
忘言諮求所通豈云唯慰聊以寄散而已矣

神不滅論

宋鄭道子

多以形神同滅照識俱盡夫所以然其可言乎十世既

以周孔為極矣仁義禮教先結其心神明之本絕而莫言故感之所體自形已還佛唱至言悠悠弗信余墜弱喪思拔淪溺仰尋玄旨研求神要悟夫理精於形神妙於理寄象傳心粗舉其證庶鑒諸將悟遂有功於滯惑焉夫形神混會雖與生俱存至於麤妙分源則有無區異何以言之夫形也五臟六腑四肢七竅相與為一故所以為生當其受生則五常殊授是以肢體偏病耳目互缺無奪其為生一形之內其猶如茲況神體靈照妙

統衆形形與氣息俱運神與妙覺同流雖動靜相資而
精麤異源豈非各有其本相因為用者邪近取諸身即
明其理庶可悟矣一體所資肌骨則痛癢所知爪髮則
知之所絕其何故哉豈非肌骨所以為生爪髮非生之
本也南藏此下有生在本
邪生之所本八字生在本則知存生在末則知
滅一形之用猶以本末為興廢況神為生本其源至妙
豈得與七尺同枯戶牖俱盡者哉推此理也則神之不
滅居可知矣

客難曰子之辨神形盡矣即取一形之內知與不知精矣然形神雖處處妙異源俱以有為分夫所以為有則生為其本既孰有本已盡而資乎本者獨得存乎出生之表則廓然冥盡既冥盡矣非但無所立言亦無所立其識矣識不立則神將安寄既無所寄安得不滅乎荅曰子之難辨則辨矣未本諸心故有若斯之難乎夫萬化皆有也榮枯盛衰死生代乎一形盡一形生此有生之始終也至於水火則彌貫羣生贍而不匱豈非火體因

物水理虛順生不自生而為衆生所資因即為功故物
莫能竭乎同在生域其妙如此況神理獨絕器所不隣
而限以生表冥盡神無所寄哉因斯而談太極為兩儀
之母兩儀為萬物之本彼太極者渾元之氣而已猶能
總此化根不變其一矧神明靈極有無兼盡者邪其為
不滅可以悟乎

難曰子推神照於形表指太極於物先誠有其義然理
貴厭心然後談可究也夫神形未嘗一時相違相違則

無神矣草木之無神無識故也此形盡矣神將安附而謂之不滅哉苟能不滅則自乖其靈不資形矣既不資形何理與形為生終不相違不能相違則生本是同斷可知矣荅曰有斯難也形神有源請為子循本而釋之夫火因薪則有火無薪則無火薪雖所以生火而非火之本火本自在因薪為用耳若待薪然後有火則燧人之前其無火理乎火本至陽陽為火極故薪是火所寄非其本也神形相資亦猶此矣相資相因生塗所由耳

安在有形則神存無形則神盡其本惚恍不可言矣請
為吾子廣其類以明之當薪之在水則火盡出水則火
生一薪未改而火前期神不賴形又如茲矣神不待形
可以悟乎

難曰神不待形未可頓辨就如子言苟不待形則資形
之與獨照其理常一雖曰相資而本不相關佛理所明
而必陶鑄此神以濟彼形何哉荅曰子之問有心矣此
悠悠之所感而未暨其本者也神雖不待形然彼形必

生必生之形此神必宅必宅必生則照感為一自然相濟自然相濟則理極於陶鑄陶鑄則功存功存則道行如四時之於萬物豈有心於相濟哉理之所順自然之所至耳

難曰形神雖異自然相濟則敬聞矣子既譬神之於形如火之在薪薪無意於有火火無情於寄薪故能合用無窮自與化永非此薪之火移於彼薪然後為火而佛理以此形既盡更宅彼形形神去來由於罪福請問此

形為罪為是形邪為是神邪若形也則大治之一物耳
若神也則神不自濟繫於異形則子形神不相資之論
於此而躓矣荅曰宜有斯問然後理可盡也所謂形神
不相資明其異本耳既以為生生生之內各周其用苟
用斯生以成罪福神豈自妙其照不為此形之用邪若
其然也則有意於賢愚非忘照而玄會順理玄會順理
盡形化神宅此形子不疑於其始彼此一理而性於其

終邪

難曰神即形為照形因神為用斯則然矣悟既由神惑亦在神神隨此形故有賢愚賢愚非神而神為形用三世周迴萬劫無算賢愚靡始而功顯中路無始之理玄而中路之功未孰有在未之功而拔無始之初者邪若有嘉通則請從後塵荅曰子責其始有是言矣夫理無始終玄極無涯既生既化罪福徃復自然所生耳所謂聰明誠由耳目耳目之本非聰明也所謂賢愚誠應有始既為賢愚無始可知矣夫有物也則不能管物唯無

物然後能為物所歸若有始也則不能為終唯無始也
然後終始無窮此自是理所必然不可徵事之有始而
責神同於事神道玄遠至理無言髣髴其宗相與為悟
而自末徵本動失其統所以守此一觀庶階其峯若肆
辨競辭余知其息矣洪範說生之本與佛同矣至乎佛
之所演則多河漢此溺於日用耳商臣極逆後嗣隆業
顏冉德行早夭無聞周孔之教自為方內推此理也其
可知矣請廣其證以究其詳夫稟靈乘和體極淳粹堯

生丹朱頑凶無章不識仁義瞽聵誕舜原生則非所育求
理應傳美其事若茲而謂佛理為迂可不悟哉

新論形神

君山未聞釋氏之教至薪火之譬後之
言者乃闡與之會於論形神已設故有

取焉

論

晉桓譚

余嘗過故陳令同郡杜房見其讀老子書言老子用恬
淡養性致壽數百歲今行其道寧能延年却老乎余應
之曰雖同形名而質性才幹乃各異度有強弱堅脆之
姿焉愛養適用之直差愈耳譬猶衣履器物愛之則完

全乃久余見其旁有麻燭而炷垂一尺所則因以喻事
言精神居形體猶火之然燭矣如善扶持隨火而側之
可毋滅而竟燭燭無火亦不能獨行於虛空又不能後
然其炷猶人之耆老齒墮髮白肌肉枯腊而精神弗
為之能潤澤內外周遍則氣索而死如火燭之俱盡矣
人之遭邪傷病而不遇供養良醫者或強死死則肌肉
筋骨常若火之傾刺風而不獲救護亦道滅則膚餘幹
長馬余嘗夜坐飲內中然麻燭燭半壓欲滅即自曰勅視

見其皮有剝鉤乃扶持轉側火遂度而復則維人身或有虧剝劇能養慎善持亦可以得度又人莫能識其始生時則老亦死不當自知夫古昔平和之世人民蒙美盛而生皆堅強老壽咸百年左右乃死死時忽如卧出者猶果物穀實久老則自墮落矣後世遭衰薄惡氣娶嫁又不時勤苦過度是以身生子皆俱傷而筋骨血氣不充強故多凶短折中年夭卒其遇病或疾痛惻怛然後終絕故咨嗟憎惡以死為大故昔齊景公美其國嘉

其樂云使古而無死何若晏子曰上帝以人之歿為善仁者息焉不仁者如焉今不思勉廣日學自通以趨立身揚名如但貪利長生多求延壽益年則惑之不解者也或難曰以燭火喻形神恐似而非焉今人之肌膚時剝傷而自愈者血氣通行也彼蒸燭缺傷雖有火居之不能復全是以神氣而生長如火燭不能自補完蓋其所以為異也而何欲同之應曰火則從一端起而人神氣則於體當從內稍出合於外若由外腠達於內固未

必由端往也譬猶炭火之難赤如水過渡之亦小滅然復生焉此與人血氣生長肌肉等類其終極或為灸或為炮耳曷為不可以喻哉余後與劉伯師夜難脂火坐語燈中脂索而炷焦禿將滅息則以示曉伯師言人衰老亦如彼禿燈矣又為言前難麻燭事伯師曰燈燭盡當益其脂易其燭人老衰亦如彼自燈續余應曰人既稟形體而立猶彼持燈一燭及其盡極安能自盡易盡易之乃在人人之燈黨亦在天天或能為他其肌骨血氣

充強則形神枝而又生惡則絕傷猶火之隨脂燭多少
長短為遲速矣欲燈燭自盡易以不能但促斂旁脂以染
漬其頭轉側蒸幹使火得安居則皆復明焉及本盡者
亦無以難今人之養性或能使墮齒復生白髮更黑肌
顏光澤如彼促脂轉燭者至壽極亦獨死耳明者知其
難求故不以自勞愚者欺或而冀獲盡脂易燭之力故
汲汲不息又草木五穀以陰陽氣生於土及其長大成
實實復入土而後能生猶人與禽獸昆蟲皆以雄雌交

接相生生之有長長之有老老之有死若四時之代謝矣而欲變易其性求為異道惑之不解者也

沙門不敬王者論

五篇并序

晉釋慧遠

晉成康之世車騎將軍庾冰疑諸沙門抗禮萬乘所明理何驃騎有答

二家論各在本集

至元興中太尉桓公亦同此

義謂庾言之未盡與八座書云佛之為化雖誕以茫浩推乎視聽之外以敬為本此出處不異蓋所期者殊非敬恭宜廢也老子同王侯於三大原其所重皆在於資

生通運豈獨以聖人在位而比稱二儀哉將以天地之
大德曰生通生理物存乎王者故尊其神器而體寔唯
隆豈是虛相崇重義存弘御而已沙門之所以生生資
國存亦日用於理命豈有受其德而遺其禮沾其惠而
廢其敬哉於時朝士名賢荅者甚衆雖言未悟時並互
有其美徒咸盡所懷而理蘊於情遂令無上道服毀於
塵俗亮到之心屈乎人事悲夫斯乃交喪之所由千載
之否運深懼大法之將淪感前事之不忘故著論五篇

究叙微意豈曰淵壑之待晨露蓋是伸其罔極亦庶後之君子崇敬佛教者式詳覽焉

在家一

原夫佛教所明大要以出家為異出家之人凡有四科其弘教通物則功侔帝王化兼治道至於感俗悟時亦無世不有但所遇有行藏故以廢興為隱顯耳其中可得論者請畧而言之在家奉法則是順化之民情未變俗迹同方內故有天屬之愛奉主之禮禮敬有本遂因

之而成教本其所因則功由在昔是故因親以教愛使
民知其有自然之恩因嚴以教敬使民知其有自然之
重二者之來實由冥應應不在今則宜尋其本故以罪
對為刑罰使懼而後慎以天堂為爵賞使悅而後動此
皆即其影響之報而明於教以因順為通而不革其自
然也何者夫厚身存生以有封為滯累根深固存我
未忘方將以情欲為苑囿聲色為遊觀耽湎世樂不
能自勉而特出是故教之所檢以此為涯而不明其外

耳其外未明則大同於順化故不可受其德而遺其禮
沾其惠而廢其敬是故悅釋迦之風者輒先奉親而敬
君變俗投簪者必待命而順動若君親有疑則退求其
志以俟同悟斯乃佛教之所以重資生助王化於治道
者也論者立言之旨貌有所同故位夫內外之分以明
在三之志畧叙經意宣寄所懷

出家二

出家則是方外之實迹絕於物其為教也達患累緣於

有身不存身以息患知生生由於稟化不順化以求宗
求宗不由於順化則不重運通之資息患不由於存身
則不貴厚生之益此理之與形乖道之與俗反者也若
斯人者自誓始於落簪立志形乎變服是故凡在出家
皆遯世以求其志變俗以達其道變俗則服章不得與
世典同禮遯世則宜高尚其跡夫然者故能拯溺俗於
沈流拔幽根於重劫遠通三乘之津廣開天人之路如
令一夫全德則道洽六親澤流天下雖不處王侯之位

亦已協契皇極在宥生民矣是故內乖天屬之重而不
違其孝外闕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從此而觀故知超
化表以尋宗則理深而義篤昭泰息以語仁則功未而
惠淺若然者雖將面冥山而旋步猶或恥聞其風豈況
與夫順化之民尸祿之賢同其孝敬者哉

求宗不順化三

問曰尋夫老氏之意天地以得一為大王侯以體順為
尊得一故為萬化之本體順故有運通之功然則明宗

必存乎體極體極必由於順化是故先賢以為美談衆
論所不能異異夫衆論者則義無所取而云不順化何
邪荅曰凡在有方同稟生於大化雖羣品萬殊精麤異
貫統極而言唯有靈與無靈耳有靈則有情於化無靈
則無情於化無情於化化畢而生盡生不由情故形朽
而化滅有情於化感物而動動必以情故其生不絕其
生不絕則其化彌廣而形彌積情彌滯而累彌深其為
患也焉可勝言哉是故經稱泥洹不變以化盡為宅三

界流動以罪苦為場化盡則因緣永息流動則受苦無窮何以明其然夫生以形為桎梏而生由化有化以情感則神滯其本而智昏其照介然有封則所存唯已所涉唯動於是靈轡失御生塗日開方隨貪愛於長流豈一受而已哉是故反本求宗者不以生累其神超落塵封者不以情累其生不以情累其生則生可滅不以生累其神則神可冥冥神絕境故謂之泥洹泥洹之名豈虛稱也哉請推而實之天地雖以生生為大而未能令

生者不死王侯雖以存存為功而未能令存者無患是故前論云達患累緣於有身不存身以息患知生由於稟化不順化以求宗義存於此義存於此斯沙門之所以抗禮萬乘高尚其事不爵王侯而沾其惠者也

體極不兼應四

問曰歷觀前史上皇已來在位居宗者未始異其原本本不可二是故百代同典咸一其統所謂唯天為大唯堯則之如此則非智有所不照自無外可照非理有所

不盡自無理可盡以此而推視聽之外廓無所寄理無所寄則宗極可明今諸沙門不悟文表之意而惑教表之文其為謬也固已甚矣若復顯然有驗此乃希世之聞荅曰夫幽宗曠邈神道精微可以理尋難以事詰既涉乎教則以因時為檢雖應世之見優劣萬差至於曲成在用感即民心而通其分分至則止其智之所不知而不關其外者也若然則非體極者之所不兼兼之者不可並御耳是以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

變而賞罰可言此但方內之階差而猶不可頓設況其
外者乎請復推而廣之以遠其旨六合之外存而不論
者非不可論論之或非六合之內論而不辯者非不可
辯辯之或疑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辯而不議者非不可
議議之者或亂此三者皆即其身耳目之所不至以為
關鍵而不關視聽之外者也因此而求聖人之意則內
外之道可合而明矣常以為道法之與名教如來之與
堯孔發致雖殊潛相影響出處誠異終期則同詳而辯

之指歸可見理或有先合而後乖有先乖而後合先合而後乖者諸佛如來則其人也先乖而後合者歷代君王未體極之主斯其流也何以明之經云佛有自然神妙之法化物以權廣隨所入或為靈仙轉輪聖帝或為卿相國師道士若此之倫在所變現諸王君子莫知為誰此所謂合而後乖者也或有始創大業而功化未就迹有參差故所受不同或期功於身後或顯應於當年聖王則之而成教者亦不可稱算雖抑引無方必歸塗

有會此所謂乖而後合者也若令乖而後合則擬步通塗者必不自崖於一揆若令先合而後乖則釋迦之與堯孔發致不殊斷可知矣是故自乖而求其合則知理會之必同自合而求其乖則悟體極之多方但見形者之所不兼故惑衆塗而駭其異耳因茲而觀天地之道功盡於運化帝王之德理極於順通若以對夫獨絕之教不變之宗固不得同年而語其優劣亦已明矣

形盡神不滅五

問曰論旨以化盡為至極故造極者必達化而求宗求宗不由於順化是以引歷代君王使同之佛教令體極之至以權居統此雅論之所託自必於大通者也求之實當理則不然何者夫稟氣極於一生生盡則消液而同無神雖妙物故是陰陽之所化耳既化而為生又化而為死既聚而為始又散而為終因此而推固知神形俱化原無異統精麤一氣始終同宅宅全則氣聚而有靈宅毀則氣散而照滅散則反所受於天本滅則復歸

於無物反覆終窮皆自然之數耳孰為之哉若令本異則異氣數合合則同化亦為神之處形猶火之在木其生必存其毀必滅形離則神散而罔寄木朽則火寂而靡託理之然矣假使同異之分昧而難明有無之說必存乎聚散聚散氣變之總名萬化之生滅故莊子曰人之生氣之聚聚則為生散則為死若死生為彼徒苦吾又何患古之善言道者必有以得之若果然邪至理極於一生生盡不化義可尋也荅曰夫神者何邪精極而

為靈者也精極則非卦象之所圖故聖人以妙物而為
言雖有上智猶不能定其體狀窮其幽致而談者以常
識生疑多同自亂其為誣也亦已深矣將欲言之是乃
言夫不可言今於不可言之中復相與而依侑神也者
圓應無生妙盡無名感物而動假數而行感物而非物
故物化而不滅假數而非數故數盡而不窮有情則可
以物感有識則可以數求數有精麤故其性各異智有
明闇故其照不同推此而論則知化以情感神以化傳

情為化之母神為情之根情有會物之道神有冥移之功但悟徹者反本惑理者逐物耳古之論道者亦未有所同請引而明之莊子發玄音於大宗曰大塊勞我以生息我以死又以生為人羈死為反真此所謂知生為大患以無生為反本者也文子稱黃帝之言曰形有靡而神不化以不化乘化其變無窮莊子亦云持犯人之形而猶喜若人之形萬化而未始有極此所謂知生不盡於一化方逐物而不反者也二子之論雖未究其實

亦嘗傍宗而有聞焉論者不尋無方生死之說而惑聚
散於一化不思神道有妙物之靈而謂精麤同盡不亦
悲乎火木之喻原自聖典失其流統故幽興莫尋微言
遂淪於常教今談者資之以成疑向使時無悟宗之匠
則不知有先覺之明冥傳之功沒世靡聞何者夫情數
相感其化無端因緣密構潛相傳寫自非達觀孰識其
變自非達觀孰識其會請為論者驗之以實火之傳於
薪猶神之傳於形火之傳異薪猶神之傳異形前薪非

後薪則知指窮之術妙前形非後形則悟情數之感深
惑者見形朽於一生便以謂神情俱喪猶覩火窮於一
木謂終期都盡耳此由從養生之談非遠尋其類者也
就如來論假令神形俱化始自天本愚智資生同稟所
受問所受者為受之於形邪為受之於神邪若受之於
形凡在有形皆化而為神矣若受之於神是以神傳神
則丹朱與帝堯齊聖重華與瞽瞍等靈其可然乎其可
然乎如其不可固知冥緣之構著於在昔明闇之分定

於形初雖靈均善運猶不能變性之自然沉降茲已還乎驗之以理則微言而有微効之以事可無惑於大道論成後有退居之賓步朗月而宵遊相與共集法堂因而問曰敬尋雅論大歸可見殆無所間一日試重研究蓋所未盡亦少許處耳意以為沙門德式是變俗之殊制道家之名器施於君親固宜畧於形敬今所疑者謂甫創難就之業遠期化表之功潛澤無現法之効來報玄而未應乃今王公獻供信士屈體得無坐受其德陷

乎早計之累虛沾其惠貽夫素餐之譏邪主人良久乃
應曰請為諸賢近取其類有人於此奉宣使命遠通殊
方九譯之俗問王者以當資以糒糧錫以輦服不荅曰
然主人曰類可尋矣夫稱沙門者何邪謂其發蒙俗之
幽昏啟化表之玄路方將以兼忘之道與天下同徃使
希高者挹其遺風漱流者味其餘津若然雖大業未就
觀其起步之跡所悟固已弘矣然則運通之功資存之
益尚未酬其始誓之心況荅三業之勞乎又斯人者形

雖有待情無近寄視夫四事之供若蟻蚊之過乎其前者耳濡沫之惠復焉足語哉衆賓於是始悟冥塗以開轍為功息心以淨畢為道乃欣然怡襟詠言而退晉元興三年歲次閏逢于時天子蒙塵人百其憂凡我同志僉懷緘旒之歎故因述斯論焉

沙門袒服論

釋慧遠

或問曰沙門袒服出自佛教是禮與荅曰然問曰三代殊制其禮不同質文之變備於前典而佛教出乎其外

論者咸有疑焉若有深致幸誨其未聞荅曰玄古之民
大朴未虧其禮不文三王應世故與時而變因茲以觀
論者之所執方內之格言耳何以知其然中國之所無
或得之於異俗其民不移故其道未亡是以天竺國法
盡敬於所尊表誠於神明率皆袒服所謂去飾之基者
也雖記籍未流茲土其始似有聞焉佛出於世因而為
教明所行不左故應右袒何者將辨貴賤必存乎位位
以進德則尚賢之心生是故沙門越名分以背時不退

已而求先又人之所能皆在於右若動不以順則觸事
生累過而能復雖中賢猶未得況有下於此者乎請試
言之夫形以左右成體理以邪正為用二者之來各乘
其本滯根不拔則事求愈應而形理相資其道微明世
習未移應微難辨袒服既彰則形隨事感理悟其心以
御順之氣表誠之體而邪正兩行非其本也是故世尊
以袒服篤其誠而閑其邪使名實有當敬慢不雜然後
開出要之路導真性於久迷今淹世之賢不自絕於無

分希進之流不惑塗而旋步於是服膺聖門者咸履正
思順異跡同軌緬素風而懷古昔華俗以洗心尋本達
變即近悟遠形服相愧理深其感如此則情化專向脩
之弗倦動必以順不覺形之自恭斯乃如來勸誘之外
因斂羸之妙跡而衆談未喻或欲革之反古之道何其
深哉

難袒服論

何鎮南

見荅問袒服指訓兼弘標末文於玄古資形理於近用

使敬慢殊流誠服俱盡殆無間然至於所以明順猶有未同何者儀形之設蓋在時而用是以事有內外乃可以淺深應之李釋之與周孔漸世之與遺俗在於因循不同必無逆順之殊明矣故老明兵凶處右禮以喪制不左且四等窮奉親之至三驅顯王跡之仁在後而要其旨可見寧可寄至順於凶事表吉誠於喪容哉鄭伯所以肉袒亦猶許男輿櫬皆自以所乘者逆必受不測之罰以斯而證順將何在故率所懷想更詳盡令內外

有歸

答何鎮南

釋慧遠

敬尋問旨蓋是開其遠塗照所未盡令精麤並順內外
有歸三復斯誨所悟良多常以為道訓之與名教釋迦
之與周孔發致雖殊而潛相影響出處誠異終期則同
但妙跡隱於常用指歸昧而難尋遂令至言隔於世典
談士發殊塗之論何以知其然聖人因弋釣以去其甚
順四時以簡其煩三驅之禮失前禽而弗吝網罟之設

必待化而方用上極行葦之仁內匹釋迦之慈使天下
齊已物我同觀則是合抱之一毫豈直有間於優劣而
非相與者哉然自跡而尋猶大同於兼愛遠求其實則
階差有分分外之所通未可勝言故漸茲以進德令事
顯於君親從此而觀則內外之教可知聖人之情可見
但歸塗未啟故物莫之識若許其如此則袒服之義理
不容疑來告記謂宜更詳盡故復究叙本懷原夫形之
化也陰陽陶鑄受左右之體昏明代運有死生之說人

情咸悅生而懼死好進而惡退是故先王既順民性撫其自然令吉凶殊制左右異位由是吉事尚左進爵以厚其生凶事尚右哀容以毀其性斯皆本其所受因順以通教感於事變懷其先德者也世之所貴者不過生存生存而屈伸進退道盡於此淺深之應於是乎在沙門則不然後身退已而不謙卑時來非我而不辭辱卑以自牧謂之謙居衆人之所惡謂之順謙順不失其本則日損之功易積出要之路可遊是故遁世遺榮反俗

而動動而反俗者與夫方內之賢雖貌同而實異何以明之凡在出家者達患累緣於有身不存身以息患知生由於稟化不順化以求宗推此而言固知發軔歸塗者不以生累其神超落世務者不以情累其生不以情累其生則生可絕不以生累其神則神可冥然則向之所謂吉凶成禮奉親事君者蓋是一域之言耳未始出於有封有封未出則是翫其文而未達其變若然方將滯名教以徇生乘萬化而背宗自至順而觀得不曰

逆乎漸世之與遺俗指存於此

明報應論

并問

釋慧遠

問曰佛經以殺生罪重地獄斯罰冥科幽司應若影響
余有疑焉何者夫四大之體即地水火風耳結而成身
以為神宅寄生栖照津暢明識雖託之以存而其理天
絕豈唯精麤之間固亦無受傷之地滅之既無害於神
亦由滅天地間水火耳又問萬物之心愛欲森繁但私
我有已情慮之深者耳若因情致報乘惑生應則自然

之迹順何所寄哉答曰意謂此二條始是來問之關鍵
立言之津要津要既明則羣疑同釋始涉之流或因茲
以悟可謂朗滯情於常識之表發竒唱於未聞然佛教
深玄微言難辯苟未統夫指歸亦焉能暢其幽致當為
依傍大宗試叙所懷推夫四大之性以明受形之本則
假於異物託為同體生若遺塵起滅一化此則慧觀之
所入智忍之所遊也於是乘去來之自運雖聚散而非
我寓羣形於大夢實處有而同無豈復有封於所受有

係於所戀哉若斯理自得於心而外物未悟則悲獨善之無功感先覺而興懷於是思弘道以明訓故仁恕之德存焉若彼我同得心無兩對遊刃則泯一玄觀交兵則莫逆相遇傷之豈唯無害於神固亦無生可殺此則文殊案劔迹逆而道順雖復終日揮戈措刃無地矣若然者方將託鼓舞以盡神運干鍼而成化雖功被猶無賞何罪罰之有邪若反此而尋其源則報應可得而明推事而求其宗則罪罰可得而論矣嘗試言之夫因緣

之所感變化之所生豈不由其道哉無明為感網之淵
貪愛為衆累之府二理俱遊冥為神用吉凶悔吝唯此
之動無明掩其照故情想凝滯於外物貪愛流其性故
四大結而成形形結則彼我有封情滯則善惡有主有
封於彼我則私其身而身不忘有主於善惡則戀其生
而生不絕於是甘寢大夢昏於同迷抱疑長夜所存唯
著是故失得相推禍福相襲惡積而天殃自至罪成則
地獄斯罰此乃必然之數無所容疑矣何者會之有本

則理自冥對兆之雖微勢極則發是故心以善惡為形
聲報以罪福為影響本以情感而應自來豈有幽司由
御失其道也然則罪福之應唯其所感感之而然故謂
之自然自然者即我之影響耳於夫主宰復何功哉請
尋來問之要而驗之於實難者全許地水火風結而成
身以為神宅此即宅有主矣問主之居宅有情邪無情
邪若云無情則四大之結非主宅之所感若以感不由
主故處不以情則神之居宅無情無痛痒之知神既無

知宅又無痛痒以接物則是伐卉剪林之喻無明於義
若果有情四大之結是主之所感也若以感由於主故
處必以情則神之居宅不得無痛痒之知神既有知宅
又受痛痒以接物固不得同天地間水火風明矣因茲
以談夫神形雖殊相與而化內外誠異渾為一體自非
達觀孰得其際邪苟未之得則愈久愈迷耳凡稟形受
命莫不盡然也受之既然各以私戀為滯滯根不拔則
生理彌固愛源不除則保之亦深設一理逆情使方寸

迷亂而沉舉體都亡乎是故同逆相乘共生罣隙禍心
未冥則構怨不息縱復悅畢受惱情無遺憾形聲既著
則影響自彰理無先期數合使然也雖欲逃之其可得
乎此則因情致報乘感生應但立言之旨本異故其會
不同耳

問曰若以物情重生不可致喪則生情之由私戀之感
耳宜朗以達觀曉以大方豈得就其迷滯以為報應之
對哉答曰夫事起必由於心報應必由於事是故自報

以觀事而事可變舉事以責心而心可反推此而言則知聖人因其迷滯以明報應之對不就其迷滯以為報應之對也何者人之難悟其日固久是以佛教本其所由而訓必有漸知久習不可頓廢故先示之以罪福罪福不可都忘故使權其輕重輕重權於罪福則驗善惡以宅心善惡滯於私戀則推我以通物二理兼弘情無所係故能尊賢容衆恕已施安遠尋影響之報以釋徃復之迷迷情既釋然後大方之言可曉保生之累可絕夫

生累者雖中賢猶未得豈常智之所達哉

三報論

因俗人疑善惡無現驗作

釋慧遠

經說業有三報一曰現報二曰生報三曰後報現報者善惡始於此身即此身受生報者來生便受後報者或經二生三生百生千生然後乃受受之無主必由於心無定司感事而應應有遲速故報有先後先後雖異咸隨所遇而為對對有強弱故輕重不同斯乃自然之賞罰三報之大畧也非夫通才達識入要之明罕得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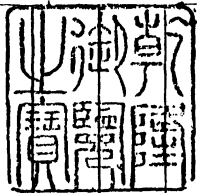
門降茲已還或有始涉大方以先悟為著龜博綜內籍
反三隅於未聞師友仁匠習以移性者差可得而言請
試論之夫善惡之興由其有漸漸以之極則有九品之
論凡在九品非其現報之所攝然則現報絕夫常類可
知類非九品則非三報之所攝何者若利害交於目前
而頓相傾奪神機自運不待慮而發發不待慮則報不
旋踵而應此現報之一隅絕夫九品者也又三業殊體
自同有定報定則時來必受非祈禱之所移智力之所

免也將推而極之則義深數廣不可詳究故畧而言之
相參懷佛教者以有得之世或有積善而殃集或有凶
邪而致慶此皆現業未就而前行始應故曰禎祥遇禍
妖孽見福疑似之嫌於是乎在何以謂之然或有欲匡
主救時道濟生民擬步高跡志在立功而大業中傾天
殃頓集或有棲遲衡門無悶於世以安步為輿優遊卒
歲而時來無妄運非所遇世道交淪于其閑習或有名
冠四科道在入室全愛體仁慕上善以進德若斯人也

含冲和而納疾履信順而天年此皆立功立德之外變
嫌疑之所以生也大義旣明宜尋其對對各有本待感
而發逆順雖殊其揆一耳何者倚伏之契定於在昔冥
符告命潛相迴換故令禍福之氣交謝於六府善惡之
報舛互而兩行是使事應之際愚智同惑謂積善之無
慶積惡之無殃感神明而悲所遇慨天殃之於善人咸
謂名教之書無宗於上遂使大道翳於小成以正言為
善誘應心求實必至理之無此原其所由由世典以一

生為限不明其外其外未明故尋理者自畢於視聽之內此先王即民心而通其分以耳目為關鍵者也如今合內外之道以求弘教之情則知理會之必同不惑衆塗而駭其異若能覽三報以觀窮通之分則尼父之不答仲由顏冉對聖匠而如愚皆可知矣亦有緣起而緣生法雖預入諦之明而遺愛未忘猶以三報為華苑或躍而未離于淵者也推此以觀則知有方外之賓服膺妙法洗心玄門一詣之感超登上位如斯倫匹宿殃雖

積功不在治理自安消非三報之所及因茲而言佛經
所以越名教絕九流者豈不以踈神達要陶鑄靈府窮
源盡化鏡萬象於無象者也



弘明集卷五

音釋 弘第五

炆

徐也切
燭燼也

腊

音昔
乾肉

鉗

許乞切

腠

干候切
膚理也

難

音然
燒也

厯

居月切

也

續

作管切
繼也

闕

於葛切
曰闕逢

甲

覲

初覲切
棺謂之覲

櫬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五音釋